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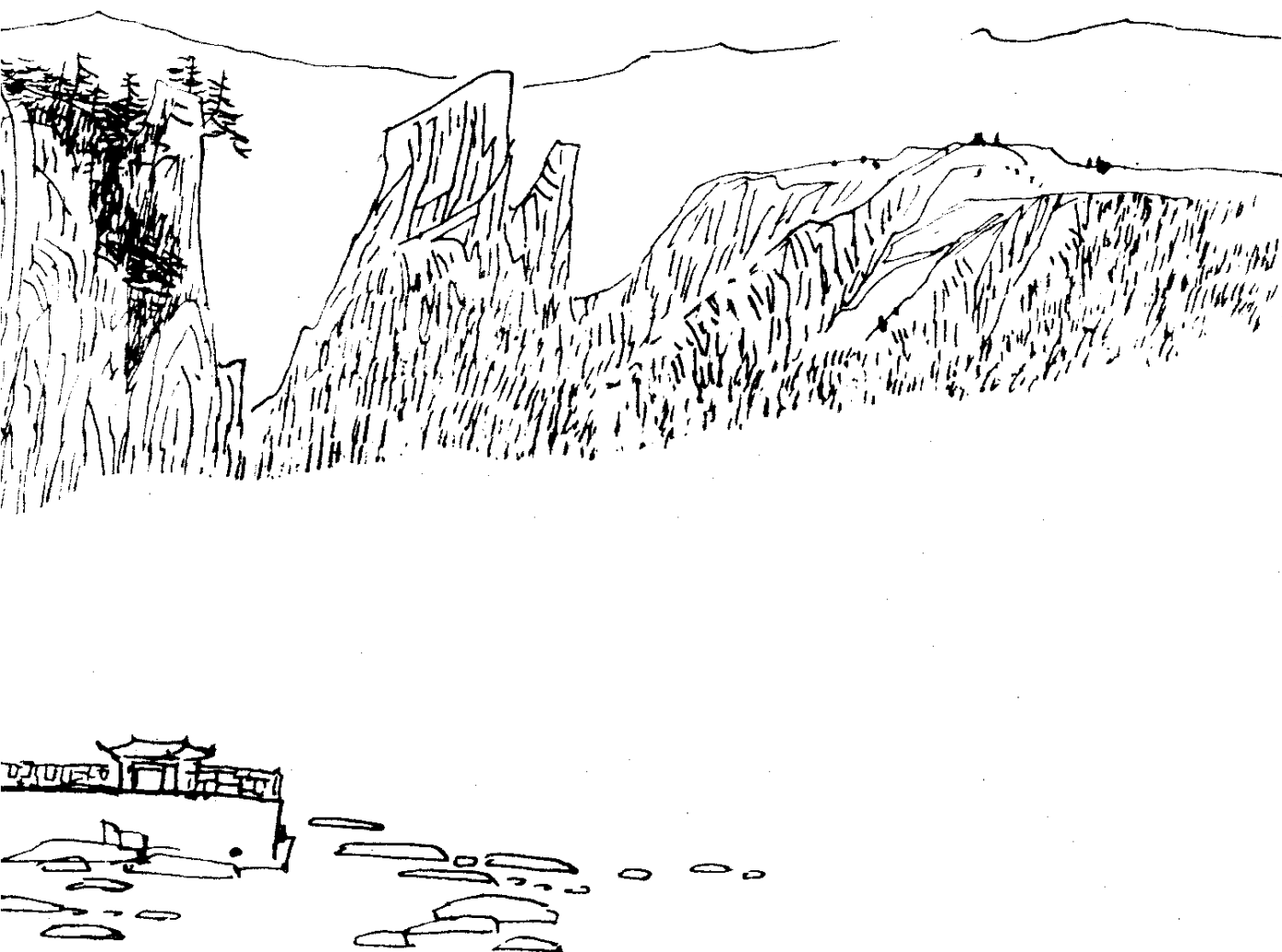
.5

武林奇志傳

通俗文學叢書

武林奇木傳

宋 梧 剛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武林奇杰传

宋 梧 刚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18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89,000册

*

书号: 10397·13 定价: 0.25 元

目 录

麻阳水手传 (1)

落水 (1)

巧遇 (4)

上山 (7)

三绝 (10)

别师 (15)

试锋 (17)

复仇 (19)

胜利 (26)

侠隐 (27)

尾声 (29)

天门第一子 (31)

楔 子 黎平城人贩子逞凶
墟场中血性儿受气 (32)

第一回 胡舫哥远出求武艺
芙蓉楼卖艺有佳人 (36)

第二回 掌珠固佳更佳还在真本领
天门虽远怯远岂是铁心人 (42)

第三回 小子有福初逢即授五禽图
道翁爱诚全传象形七十二 (49)

第四回	无心打擂晃县得徒十二人 有情成婚家门名于一老僧	(58)
第五回	由弱到强一贯迷身世 博里求精拳家不二门	(67)
第六回	匪乱正炽高徒显身手 精益求精一指得传人	(73)
六合门中人		(83)
开白场		(83)
第一回	负重越高墙功夫初露 百病有百方屡显异能	(86)
第二回	界山寺冬夜惊雷 余医侠竞日传技	(91)
第三回	说根抵父伤虎跳峪 攀高峰寻师沧州野	(95)
第四回	踏破铁鞋仅成牧羊奴 历经寒暑方列新徒谱	(100)
第五回	武厅飘来不速客 高手痛击下三流	(106)
第六回	恶人加狗官陷六合入狱 贤徒兼义士代师尊坐牢	(109)
第七回	好人受难奇士解药又传功 难友宽怀神偷服输且传技	(115)
第八回	忠义至高贤徒获秘经 私情为次侠女割情网	(122)
第九回	守墓并背经余潜用功堪夸 杀敌又护友奇杰智勇俱备	(125)
第十回	千里南来秘经未得隆准先失 直前勇往但施义道不顾死生	(129)
尾声		(136)
虎城侠隐		(139)

麻阳水手传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

那时，正是弱肉强食，凶者为王的年代……

落 水

春潮带雨晚来急。一泻千里的浩浩长江上，时明时暗的天色，照着黄缎般的辽阔水面，挤挤推推，不时冲起排排浊浪，发出震撼心脾的狂啸。

一条竹木长龙从上游奔来。箴头上，立着个上身赤膊，肉色黑亮，下身裤管紧贴腿骨的水手，一手拿篙，一手不停地抹着前额——谁知道，那是雨水，还是汗珠呢？

“鸚鵡洲到了！”那水手象松了口气：“前辈都说，这是块宝地，水涨洲涨，水落洲落，最好拴缆停箴的！”

“黑子，”后艄传来了冷冷的话声：“继续开。”

“怎么，你不想停，准备一下流到九洲外国去？！”黑子活中带气。

“哎，前辈是前辈！几年前是几年前！如今是停不得了。”

“有鬼，”年轻人更光火：“一块河边的荒滩，皇家还会封给什么人么？……”

话犹未毕，一个大浪掀来，龙身一摆，后艄那人一个趔趄跌倒了。黑子忙如飞地奔去，把他扶起来。

“老伯，还是上岸呗！”黑子道：“牛犟损力，人犟损财呀！”

“你误会啦，这不是我不愿停，是人家川鄂商霸占了。你瞧，”果然，随着老伯手指的方向，看见有人巡逻。

“嗯！——”他顿了一下：“我们行江走水，经常闯的是黑风道、鬼门关……他们又不是不清楚，就不能给点关照？！”

“都象你黑子这样的菩萨心肠就好啦！”老伯叹了口气。只是他的膝头仍在流血，风一刮，更痛起来，这才说：

“好吧，舍它几个钱，试试看。”

黑子拦头一篙，长龙飞快地朝洲上冲去。纵身跳上洲头，便钉桩拴缆，准备生火造饭。

忽然，远处传来了吆喝声：“是哪只野鬼……”

老伯连忙赶了上去，委曲求全地：“当家的大哥，水太大啦，行个方便！”

“方便？”那人鼻子一哼：“你不方便我方便，要想我都方便，”他伸开一只大手板。老伯识趣地凑拢去，递上一锭银子。那人把银子一下就放进荷包，可半句好话没说，只道：“喂喂，哥们识相点！锭把银子，给你爷们作见面礼？作胡椒也不辣嘞！”他仍旧叉开五指：“五爪金龙，懂吗？至少五个大元宝！”

“哟！”黑子一旁起火了：“这不是乘人之危，敲骨吸髓么？”“嘿嘿，”那人一声口哨，旋即围拢来几个打手。

“这位老弟黑得象块炭，怪不得易上火。列位看如何挫一挫他的肝火……”“我们手下可不打无名汉，这老弟敢上鸚鵡洲撒野，先请教个万儿着！”又一个打手挑逗道。“少给俺来点黑道上的话儿，在下姓滕，”黑子挺胸站出：“水手伴里，称‘滕黑子’的便是。”

双方正要交手，忽地，大柳树上飘下一人，缓步走了过来，瞅了瞅，半闭着眼睛，问道：“孩子们，你们准备怎地处置这黑汉？”

“九头师父，让他饱餐一顿老拳，怎样？”打手们看到教师爷到来，更加神气。

“我看，贵手不打贱骨头，这身黑肉，不正好喂江中的鳖么！”

太气人了，黑子岂是容许欺辱之人，便一声大叫，向那九头师父冲去。

那师父显得不屑与他挨碰似地侧身让过：“你不是本师对手，本师观战好了！”随即“一鹤冲天”，又上了那棵西河大柳树梢。

黑子一时无奈，只好在树下咒骂。那班徒崽们陡地围攻过来，拳脚并进。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黑子虽然有一、二百斤蛮力，会几下散手，怎抵得住这班凶神恶煞！

“捆了！”对方那莽汉一扫堂腿，将黑子绊倒，一声令下，旁边一个人掏出了棕绳，将他捆了个扎扎实实。然后，象拖茅柴捆一样，把他朝江边拖去。

“饶了他吧！”老伯大声叫嚷，趴下行大礼了。

“不理他，鳖饿得慌咧！”只听嘭咚一声，江面激起了巨大的浪花，象魔鬼贪婪的血口在吐着涎沫。

“哈哈哈哈……”九头鸟在树上一阵狞笑，正如野葬岗上，夜泉乱噪。

巧 遇

下游，阴沉沉的江面。

一叶渔舟，在波峰浪谷中浮沉。舟头舟尾，父女各执打渔的网具，起落捕捞。

除了水声，真可谓万籁俱寂。

忽然，女儿叫嚷了：“爹，我这一大捞网好沉呀！”“涨水的小鱼退水的虾，”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教导：“小心你捞的是一具死尸！”“哟！”随着这女子一声惊叫，那捞网象朝前一沉。她何尝知道，此刻这水底来的正是黑子。他毕竟是多年行江走水之人，受伤后还能在水里挣扎，昏沉中尚保存一点精明，既然一头撞着渔网，心知有了生路，便双手一拉，整个身子卷进网去了。“啪”地一声，已被女子连捞网一起扯到船上。小小渔舟只略微晃了晃。

船上人不由得一惊！老人急忙走到黑子身边，一把掀开捞网，解开绳索，按按他的头，平静地吩咐：“不碍事，妹崽，你先去温一碗姜汤！爹再荡开去，好发个利市。”“不咧！”妹崽显然又要娇了：“爹，人家可是条青年汉子呢，……还是我去……”只听一声“着！”渔船就象脱缰野马，飞也似地旋转起来。“妹子，怎地这般好胜！”“嘻嘻，”又是两声笑，“爹，这下就看你家女儿的了！”她双桨一夹，开合自如，一阵狂风般奔过去。不到一根香工夫，两尾六、七十斤重的“横杆子”，一齐坠进中舱。船身，仿佛又沉下

了一寸！

黑子这时已慢慢缓过气来，便“拱”向舱外。

“客人，再躺会儿，姜汤就来了！”渔父说着，一纵窜过中舱，在后舱动起手来。那妹崽则取下渔叉，无言地在盯望。

姜汤煮后，渔父捧着药碗，又是一个纵步，落在黑子跟前。当女儿的则如走平路似的，由烂棚上走过，忙着去烧锅造饭。

黑子看在眼里，明白他们不是寻常之辈，正想启齿求教，这时，船已近岸，那渔父吩咐道：“客人，我得带这两条‘杆子’去夜市发售，就由女儿给你熬汤煮药了。”他也不待两人回答，张开五指有如钉耙，一手一条，轻轻一提，跃上埠头，径自去了。

江上的夜来得特别陡，黑下来就真个什么也看不见。两只耳朵，只听得江风怒吼，惊涛拍岸。胆子天大的滕黑子，不觉也有些悚然。

“进来吧，被子里暖和些！”那妹崽在床上唤他。

没有回声。

床上又唤了：“是看不见么？”叱嚓一声，火石爆花，桐油灯燃亮了。摇曳的微光照着她，被子掀起，斜斜地躺着，两颊泛起红云……

“呸！”黑子忙闭上眼睛，扭头望着茫茫夜空。

“睡得好死呵！”忽然，黑子感到额头上有人按了一下，他跳将起来一看：“呵！原来是您归来了！”

那渔父一边放下米袋子，一边笑道：“你怎么睡坐觉呀！”黑子自己一看，也忍不住诧异了：“真的，我怎么围

着被子坐在这里呢！”

“谁叫你那么呆板，”后舱里格格地笑了：“教你进来你不敢呢！”

黑子越发相信原来判断了：这父女俩哪里是一般渔家，准是江湖奇侠！便身不由己，“扑通”一声跪倒在船板上：“师父，收下弟子吧！”

这时，渔父却神情庄严了：“起来！”

黑子哪里肯起！伏在船板上，把自己从小就在麻阳河上行船驾簰的风浪生涯诉说了一番。当讲到他十岁上船，十三岁拿篙，至今没有穿过棉袄，连妹崽眼边都挂泪珠了。

渔父叹息道：“唉，这个我也知道，救你上来时，我就认出了你是在鸚鵡洲被击落水的。凭你敢在那里抗争，少说也算个勇夫。凭这身黑肉，昏沉中还能长游，也就晓得你水旱两路功夫都有点根底。昨宵，又证实了你为人义道。老汉我既有幸遇才，怎肯让你重赴江流！更何况留下你，我将来身后也有个依靠。只是我老汉功夫平庸，纵令把我的本事全教授给你，顶多也只是在这大江上添个‘浪里黑条’，江湖中多一位劫富济贫的好汉。你应该有更大的出息呵！只是，”他顿了顿，转眼望了望黑子，很感慨地：“那可要吃很大的苦……”

黑子不待他说完，躬身说道：“师父在上，黑子自幼苦海浮沉，什么苦都吃得！”

“这样就好！”渔父更高兴了：“我大师兄曹玉廷，系觉远上人最得意的高足。天资既高，修炼又久，胜我许多倍的。他也早就想物色一个徒弟，传授衣钵了！”

“曹师现住何处？”

“庐山白鹤洞。”

“谢谢师父，我这就去。”说着，就要下船。

“吃了早饭再去吧！”后舱传来脉脉的话声。

“多谢师妹。”于是三人便在船舱里共饮杯酒，老渔父又写了一封书信，黑子收下，向师父行了告别之礼，跳上河岸，直往庐山而去。

“这人呀！”师妹探出头来，望着他的背影，不知是赞扬还是怨恨？

上 山

话说滕黑子，因走得性急，几十里地，竟不到两个时辰。

到得庐山脚下，黑子抬头一看，只见高峰接天，云雾迷蒙，甚是险峻。正想停下来，把路程问个清白，忽见前面山坡的茅舍里，走出一个托钵僧来，便上前问道：“禅师，请问，到白鹤洞如何走？”

那和尚白了他一眼，说：“不知道。”

黑子以为是自己礼貌欠周，便又深施一礼：“俺是想去洞中参拜曹玉廷师父的……”

哪知这和尚越发显得不耐烦似地：“说过不知道，你不必再问了！”

黑子心里一愣，本想理论几句，但一想，“他既不肯讲，理论何益呢？”

“汪——汪，汪汪汪——”左屋里猛地跳出几头恶犬，张牙舞爪朝和尚扑去。

黑子一看，却又顿起惻隐之心，便赶了过去，拳打脚踢，护着和尚，把狗赶开。托钵僧却连一声“多谢”也没有，径入屋里去了。

黑子也没介意，解开衣扣，迎风上山。

不久，果然迷了路途。山里人是善于上树的。黑子便骑在树枝上，打望有无人来。过了好一会，望见一人慢慢地爬上山来。待他走近一看，原来还是托钵僧！

“我早就料定你会迷路的！”那和尚笑嘻嘻地看着他说。

“这下，禅师总可以指引我了吧！”黑子压住心头火气，恭敬地说。

“嘿嘿！”和尚仍露出一种不屑的神情：“这白鹤洞岂是容易去得的！上土地庙也得装柱香烛咧，你一双空手。”

“在下并非一双空手，有九江渡头老渔翁的荐书在此。”说着，便要掏信。

“呵，难怪你如此大胆上山。”托钵僧道：“只是既知曹师乃一代名师，你这毛头小伙，他肯收纳你吗？”

“那……？”黑子愕然不知所措。

“那什么？”托钵僧显得很神气地：“曹师曾与老僧印证过一二功夫。老僧就给他先行考考徒弟。看你为人赶狗，义道尚可。如果功夫有根，老僧也可打打边鼓，向曹师推荐！”

黑子一听，心里忍不住笑了，他适才被狗追得那个样儿，还能一角低昂么？口里却说道：“请禅师定夺。”

“既在本山，老僧不能以主压客了，还是按江湖上老办法，你先击我三拳吧！”

“那不好，小可毕竟年轻，还是您先击我。”

双方谦让了一番，最后依了老僧。黑子心想：“这八成是个疯僧，俺下手要心慈一点，试试就可以了。”便装作重拳下去，临到胸前，则轻轻按下。

“怎么？你小子不诚实，是给老僧搔痒么？”那托钵僧嚷道。

“好！禅师留神了！”他扬起拳头，但仍不忍伤他要害，只朝他腿部击去。

他发现自己的拳竟象落在棉花上。

“终不成这和尚有什么功夫么？”黑子一狠心，奋力一拳，朝胸前击去。只觉一股回力，几乎把自己冲倒。

“糟啦！”黑子知道坏了。但他是个硬汉，仍依照规矩，躺下等他还击。

“来了！”托钵僧一声喊，拳头扬起，却没有落下来，只感到有一股风朝他胸口一钻，随着拳风荡来，是他那半疯半真的话儿：“这下还你打狗的礼了！”

黑子心头一紧，知道下一招不会轻了。果然，那僧人拳头一松，张开五指如铲削了下来。“哗啦——”一声，黑子猛一闪，身边的田塍垮了一大块。那僧人也似乎收势不住，跟着一滚，“咕噜”“咕噜”滚下坡去了……

黑子赶紧朝另一条路上跑去。

他风急火燎地跑了好几里。耳畔忽闻蹄声得得，只见山腰里有一老头儿骑着牛慢悠悠地走下山来。黑子还未看清来人面目，那骑牛的老头却说话了：“老弟，你以为就躲脱了吗？”原来又是那托钵僧！只是，他却变得十分道貌可亲。“老弟，贫僧见你为人厚道，举止机灵，愿收你做个徒

弟，如何？”

经禅师一问，黑子只得抬头执礼道：“禅师愿意收纳，小可当然感激。只是小可奉恩人之命，前来寻找曹师。若随便改换初衷，乃是小可心地不诚，礼貌不当的！”

那托钵僧听黑子言罢，似乎有些生气；他也不言语，猛将牛尾一拍，那牛象四蹄腾云而起，飞也似奔去，须臾便不见踪影了。

三 绝

黑子继续上行。好容易在薄暮时分，才看见林子间有一角寺庵，上书：“白鹤洞天”。他满心欢喜，便迈开大步走了进去。

小沙弥引他进入内室，告诉他曹师正在布幔中盘膝坐禅。黑子依照参拜规矩，端端正正，跪在幔外，足足有一个时辰左右。

“讲吧！”那曹师终于隔幔开口。

黑子又行过大礼。这才详详细细，把如何争洲受气，挨打落水，特来拜师学艺，立志复仇的事讲了个一清二白。照理，是够使师父感动的，却不料只得到冷冷的一句回复：“好吧，先到伙房去做三个月。传我的话，叫火头僧吩咐你干点活儿！”

黑子来到伙房，那火头僧真个给了他一项专劈木柴的活儿。黑子倒好，象黄牛推磨一样，从早到晚，除了吃三餐睡一觉，就是吭、吭、吭地劈个不停，木柴堆得象小山一样。

有道是：相安不觉时光短，无心才嫌日月长。转眼之

间，夏去秋来，已到了第九十天的早上。晨曦初露，室内还不甚清楚，黑子正赤膊上身，挥斧猛劈，木柴很快又堆成一座小山。忽地，那山后有人叹道：“这关，他算又过了！”

看倌，你道曹师何以如此这般？原来他少年就学于觉远上人，这觉远上人乃少林自达摩携锡南渡后的中兴人物。他出家习武，目的全在“反清复明”，不幸被清廷发觉，几乎被捉，便化装出外，四处寻求高深武学，希望能借此振兴中华。一日，在兰州地方，见一批恶少欺侮一老人。老人先是哀求，不允，便也拱手说道：“如果诸位一定要打，在下只好奉陪，不过请选一僻地，以免扰动乡邻。”这批恶少便推着他到一僻巷。七、八个人，一齐朝他挥拳动腿。老头却依然长衣大袖，如没事人一般。当中一个火起，一着“灵猫上树”，正欲伤其头部，被老头轻轻一抓，一声惨叫，脚胫已断，人摔出二丈开外。众恶少忙作鸟兽散了。觉远认定他是风尘异人，便跪下求教。那人道：“这点功夫，哪配为师！不过，老弟诚意可感，我为你介绍一位师父吧！”当下那人便和觉远一同收拾行当，去太原找了白玉峰。白玉峰也为他诚意所感，收下了他。后来二人均出家为僧。白玉峰倾尽已学，结合嵩山少林十八罗汉手，创造了少林一百七十三下神拳。于是，少林拳术声威，更为世重。而那少林棍术则是老人所传授，后世人就叫它李氏棍。自然，这已是题外的话了。曹师得了上人真传，原本寻思如何迅速昌大本门，报答师恩。只是，其志固佳，其力却远不逮。因那时清廷根基尚固，一时也动摇不了它。有心济世，无力回天。于是，他恪遵先哲遗训，平日十分韬晦，不言世务，唯与武林同辈，印证学问功夫，久而久之，自是内外兼通，南北咸熟，成了觉远后的又

一禅林巨子。

曹师清楚，一门之立，必得高足鼎力扶持，但得也高足，失也高足，所以他收徒极严，十余年中，竟没有一个完全使他称心如意，能传授衣钵的。

闲话且住。却说黑子回头一看，原来又是那托钵僧。他不能不吃了一惊。只是，曹师却好象全不相认似的，象念经一般地摇着脑袋说：“仁义，品德也；智勇，质地也。佳则佳矣，然未全也。苟一作而一辍，浅尝而辄止，见刀而爱剑，博学而庞杂，虽有高师传授，亦难臻神秘之境也。”

黑子虽明知此中必有关连，却因毕竟不甚了了，便只是凝神以对。

曹师停了一会，细问：“你过往学过哪些功夫？”

“刀拳枪棍，都曾学过些许；拔钉踢桩，也尝试过一二。”

曹师让他表演了一番，叹道：“唉，太粗浅了！也难怪你一朝被击，只能随水漂沉呵！我这里可以教你三门功夫：神拳、轻功、随心弹。只是练起来比劈柴更苦，而且，这成功之期，也全凭你自家造化了。”

“师父，”黑子拙于言词，只硬梆梆的说了一句：“弟子不学成决不下山！”

“那好。”曹师道：“从明早起，先教你练呼吸功。”

五鼓初响，黑子来到院坪，曹师已先站在那里。他指点道：“这功夫看时容易做时难，得挺腰坐马，听气下行，沉心寂虑，两目平视，不可着力，也不能放松。每日晨昏各一次，每次必站百字（即从一默数到百），倦则稍憩，憩后继站，由一百到二百、三百……”